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先天集卷六

宋許月卿撰

宗後學同莘校刊

絕句五言

贈朱野拙

官樣何如野謀生拙最宜君門標野拙篆刻大精奇

絕句七言

千年

千年光景東西漢一把春風大小喬坐嘯行吟芳草碧杜鵑時
節雨瀟瀟

黃菊

黃菊飄零滿地金詩人枉用一生心木犀滿地金英落消得詩
人曉夕吟

次韻胡同年女

吳猛幽閨毓彩鸞飛瓊相約下人寰老翁年復兒時貌乞我靈丹駐玉顏

人間

人間瀟灑柳塘仙三遣詩來各四篇安得左螯右杯酒與君爛醉柳塘邊

次韻馬樞密

二首

卧聽急雨半篙深曉展芭蕉數尺心攜手方山行樂處滿林松竹翠陰陰

年來閉戶學崇深邂逅論文悅我心濁酒一杯茶一碗坐看日影轉桐陰

入邑道中

三首

苒苒歲除佳樹少行行高處烈風多世間無若歸田好其奈吾生未老何

鼎立三才名曰人分明宇宙爲經綸不應雪虐風饕後便作巖
棲谷隱身

天涵地育王公旦德備才全范仲淹萬世直教懸日月肯如秋
雨謾廉纖

有感二首

晴明佳思吟難盡雨雪愁寒撥不開天地中間許多事不應暑
往不寒來

日忽出天將有雪雨將降地忽無風陰陽二氣循環耳靜入儒
生一笑中

賀滕推入郡奉祀

谿齋之後未多年有子親曾聞性天助祭此行春滿眼沙明草
暖白鷗眠

途問伍

乍雨乍晴寒食候半花半蕊山礬香老農甚喜天意好日暖今年不凍秧

車中

路平正好坐車中時有禽聲山翠濃憑軾斜眸看法帖開簾正面受春風

白雪

白雪家家拆蠶箔清風行行入秧苗半開猶蕊花情遠久雨初晴禽語嬌

槐影

槐影本來惟戴日蟬聲固自未知秋斜陽薄雨羊歸徑冷月橫星人倚樓

吟蛩

吟蛩不管興亡事舞蝶那分夢覺身別浦連檣歸遠客高山小

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故不得不將居於己與行於民者分作兩事而一以敬一以簡也程子要其極致而言謂敬則必簡以示敬德之大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无不利者天德王道之全也朱子則以南面臨民居雖其本而行乃其實既不容姑待我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則持己以敬御人以簡兩者之功同時並舉斯德以嚴而日成教以寬而漸喻不躡求之於理之一而相因於分之殊此修天德行王道之津溪也仲弓論簡要加一敬以著修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則居簡而行簡者病也居敬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簡爲夫子之所已可故其言若歸重於敬而實以論簡之可則在簡者必求諸敬而

不能簡者其規模之狹隘舉動之瑣屑曾不足以臨民又不待言矣

陸稼書曰居敬固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非格物窮理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認稍不真便以煩瑣爲精詳以竄疏爲簡要縱能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爲精密也

用語謹案格物窮理爲行簡者補出功夫是此章言外之意語類云如何居敬自能理明更有幾多功夫在是也

陳淑起曰末世定例成規密如網罟守其章程賢者有所難周芟其繁冗天下未嘗不治可伯子者以此

然以不擾於外者爲簡子所以僅可伯子也而以貫攝於心者爲簡靡所以可使南面也知簡之可以祿煩再知敬之可以運簡則仲弓之可使伯子之僅可已判然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朱子語類

植錄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是不爲血

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廩斲人而自己元不動又曰祇是心平

又

道夫錄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

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它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不中節非遷也

又人傑

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佗矣

又時舉

問集注云過於苛者不復於後則言形見之

過伊川云如顏子豈有不善所謂不善祇是微有差

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佗又似言念慮

之過曰不必問念慮之過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

又不知何

氏錄問顏子之過何如曰未到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便是顏子之過

又南升

錄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

於中剛淩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

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

與焉怒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

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是略有不足於心便
自知之隨即消除更不萌作爲學功夫如此可謂真
好學矣

又不知何氏錄問不遷不貳克己功夫卽在其中曰固是

然克己亦非一端喜怒哀樂皆當克怒是麤而易見
者目

又時舉錄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非祇學

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純孰乃能
如此

黃勉齋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淡省察之明
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
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算逃既知之後梠株

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注以爲克己之功也

又曰顏子之天資則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則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旣明矣又持之以敬旣剛矣又輔之以義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違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輔漢卿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故集注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卽克不使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伏藏於內以爲之梏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感其梏則久久自然不貳

陳安卿曰理所當怒而不在血氣則伸縮由我自是不遷若怒自己起而不由於理則氣不能平必至於移甲加乙

陳器之曰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它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喪起發人意處

陸桴亭曰不遷怒正顏子正心功夫到處凡心最忌有所有所優不正遷怒卽所謂有所忿懣也喜怒哀樂四者惟怒最易有所故顏子不遷怒孔子稱之以爲難

張蒿菴曰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

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陸稼書曰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王船山曰朱子旣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功夫未到而遷怒貳過祇且聽之此處極不易分曉蓋不遷怒者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過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喪怒喪過時豈便一喪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非祇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喪怒喪過時旣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功夫未到

時亦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間
斷處故剛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
此是克己之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功夫
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
剛層賅括住一句說若喪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
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
不遷言者必其當怒者也怒但不遷卽喪害於怒效
也於怒而不遷焉功也則亦功效雙顯之語也

又曰許衡云顏子雖有心過喪身過非也橫渠云慊
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慊者心慊之也而心之所慊者
則以心而慊其身之過也心動於非迷而誰覺之乎
心之有慊則謂之慊不但爲過若其一念之動不中

於禮而未見之行事斯又但謂之此心之失而不成
乎過過者有迹者也如適楚而誤至於越也失則可
以旋得過則已成之迹不可掩而但懲諸將來以不
貳惟顏子心德已純而發見於外者不能幾於耳順
心從之妙則如曾子襲裘而弔之類言動不中於禮
者時或有之乃其心體之明不待遲之俄頃而卽覺
其不安是以觸類引伸可以旁通典禮而後不復有
如此之誤矣

用誥謹案此條闢魯齋心過之非而語類原
兼念慮之過形見之過言分別觀之可也

又曰情中有攻取二塗喜取於彼也怒以我攻也故
褻濫取者易於屬狀褻妄攻者發不及收攻一因物

之可攻而已。喪必攻之心則克己之功豈不至乎。取緣己之不足攻緣己之有餘。所不足所有餘者氣也。非理也。氣不足則理之來復易。氣有餘則將與理扞格而不受其復。惟奉理以御氣。理足在中而氣不桀。權斯可發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理居盈以治氣。乃不遷怒。理居中以察動。乃不貳過。慶源所云遇怒則克。遇過則克。是志學事。朱子所云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是適道與立事。遇怒則克。遇過則克。不怒不過時。又將如何。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學爲顏子。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爲聖人也。其亦有辨矣。

夏用九曰。不遷怒不貳過。顏子性命之學也。學不反